

■建党百年

在挖掘坑道时入党

○董柏云

那是1974年,我们连队奉命接受一项战备施工任务,要求我们连在东海某前沿阵地的大山里挖掘坑道。工程要求是,既容得下火炮的隐蔽,又能使军用卡车双向通行。一年时间拿下这项工程可谓难度大、质量高、时间紧、任务重。

恰恰在这时,连长突然把我叫到连部,下达的任务是,由我担任这次战备施工的爆破组组长。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特殊使命,我深知,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一次考验。

我们爆破组一行三人,每天的工作是装炸药、爆破和排险石等。每天风钻组打

完二十几个炮眼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爆破组的工作。因坑道作业面大,装填炸药时要借助竹梯爬到很高的地方,操作时又必须十分认真细心,马虎不得。待装填完毕,再按点燃导火索的先后顺序,进行分工。因为是爆破组组长,每次最险最难的工作留给自己去完成。一旦点燃了导火索之后,撤离坑道我是最后一个。

待撤出坑道后,顿时沉闷的爆炸声,阵阵的冲击波和飞溅而出的碎石不绝于耳。此时,我们必须十分镇静地计着炮响的次数,如果少了一次炸响,很可能存在哑炮。

爆破之后的坑道内,尽是

突兀不平、张牙舞爪似的险石,情形十分凶险。这时,我手握4米多长的铁杆,头戴安全帽,身子紧贴坑壁,使劲地捣鼓坑道上方的岩石。“哗啦啦”的险石从肩膀旁边落下,稍不留神随时都会砸伤身体,甚至有吞噬生命的危险。

有时遇上哑炮,我们爆破组的同志更是沉着、冷静应对。排哑炮虽不是经常碰到的事,但一旦遇上,在处理时,更是如履薄冰,临危不惧,毫不退缩;一举一动,又要小心翼翼,认真对待。处理完毕,还要时时总结经验教训,力求爆破一次成功。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我们连队终于提前完成施工任务,而我们爆破

组因完成任务出色,也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随后,我与爆破组的战友交谈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经过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对人生的感悟就深了一层,自己的意志和勇气就增强了一分。意志和勇气,是征服艰险之神。面对困难和险阻,只有以积极的态度、抗争的精神,去迎接艰险,才能摆脱和战胜它们。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素质。经过一次特殊的考验,1975年11月23日,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让我想起一个革命历史故事:红军初创时期,一个刚刚

加入红军的青年战士问胡耀邦:“参加共产党有什么好处?”胡耀邦想了想,郑重地回答,“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九十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头,还会坐牢;危险的工作要抢着去干;如果军装不够,要让给别人穿;饭少人多,要让群众先吃,自己饿肚子……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你。”

入党以后,我也下决心要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即便现已退休,也要努力学习,多做好事。既要享受入党的光荣,又要承担党员的义务和责任。



休闲山水间

郭建生 摄

■艺术欣赏

双石绘葫芦 个个皆如意

○胡西林

双石者,吴昌硕、齐白石之谓也。吴昌硕名俊卿,字昌硕,亦署苍石等;齐白石原名纯芝,后名璜,字濒生,号白石。

对于写意画家来说,葫芦是非常适宜表现意趣的题材:其形喜人,有如意之谓;其腹便便,寓多子多福;更有藤蔓缠绕,象征硕果有渊……葫芦的一生好像是喝了酒长成的,无不恣肆烂漫,所以画葫芦就是画如意,需要能够解衣盘礴、松驰笔墨的人方可为之。

近世画家中两个人最喜欢也最擅长画葫芦,一个是吴昌硕,一个是齐白石。

吴昌硕作画重气势,绘葫芦更是凭借那一手极具金石意味的草篆笔法写藤蔓,盘纤缭绕,气机畅旺,画到兴致上,所绘更是得意忘形,最为传神。他常常给自己所画葫芦取名“依样”,旧谚谓“依样画葫芦”。吴昌硕绘葫芦别开生面,是依样画葫芦?依何之样?其实不必较真,这是他绘画中的民俗意味,藉此接地气,还佐人咀嚼,如意之谓。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戏言吴昌硕画葫芦,与其说是吴昌硕选择葫芦来作画,不如说是葫芦选择了吴昌硕手中这管毛笔来张扬,就是因为吴昌硕的笔墨意趣与葫芦的恣意形态最可对应。

齐白石对吴昌硕极为推崇,他也喜欢画葫芦,一生画葫芦几十年,一直画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并且越至晚年笔墨越率性。比如96岁所作葫芦小幅,两只葫芦垂枝藤叶间,大笔楷色,墨淋

漓,灿烂而热烈。他也有“依样”的葫芦,比如89岁时就曾在一张随手拈来的纸上画下两只简笔葫芦,名曰“年年依样”,其实他的用意与吴昌硕一样,断其句而全其意,“年年依样,岁岁如意”者也是。

齐白石画葫芦曾被人指“所画皆垂藤,未免雷同。”对此虽然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雷同确实存在,他也曾经为此有过烦恼。在一幅葫芦图上他题诗道:“别无幻想工奇异,粗写轻描意总同。怪杀天工造化,不更新样与萍翁。”雷同自然与他画得有多有关,但选择以垂藤来表现葫芦之美则是他的审美选择,因为葫芦之趣一半在瓜,一半在藤,老藤生黄,垂枝向下,这不仅是葫芦生长的自然现象,更是他笔墨传达的重点所在。齐白石认为“藤不垂绝无姿态”,为此他不遗余力进行探索,“画藤以垂为佳,牵篱扶架最难大雅,余故不辞万幅雷同。”葫芦画多了,他心里有谱,垂藤之外,他总结出了自己画藤的经验:“画藤愁不乱,能乱却有神。”他还说过:“好似书飞白,又如结乱绳。”至晚年,他更是笔走龙蛇,放怀驰骋,所绘葫芦个个如意。

齐白石绘垂藤葫芦,信由手中笔管盘缠,绕叶带实。白石老人晚年绘葫芦,并非死守“垂藤”,也非幅幅“乱”藤,而是更加注重画之韵味。不垂亦“垂”,不乱亦“乱”,最是雅观,这是齐白石晚年画葫芦引人入胜之所在。

■直击真相

怎样替老妈出这口气

○王珍

母亲节那天清晨,在小区里走路回家的老妈,一脸怒容地坐在餐桌边一言不发。还以为妈妈这些日子身体不好,没力气走路,对自己懊恼呢。

一问,她气鼓鼓地对我说,什么人哪,太坏了,把我辛辛苦苦种的牵牛花全部拔掉种上了辣椒!

我只能好言相劝,别生气,你年纪大了,种种花草的也太辛苦。小区里有的是花草种得很好看的人家,他们都非常友善客气,你只管去看、去拍照片就行了。

妈妈听了我的话,倍觉自己非常失败:怎么生了一堆儿女一个个都不会吵架、打架的?其实只是她暂时忘记了,是她自己用一生言传身教,教育我们与人为善,不要和人争执,吃亏是福。

我只能以惯用伎俩安慰她,我会写一篇文章,让弟弟买个高音喇叭在小区里巡回念文章声讨。因为弟弟是姐

妹中唯一的男丁,冲在前线的事他义不容辞。而妹妹则不忘用她名牌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专业知识来替妈妈维权。比如,有一天楼下邻居上来,我说,我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发出的的莺莺的声响,扰了他们的清梦。若不是我拦着,我妹妹想立马对他们去说,请他们装隔音天花板。

其实,以我从前内心深处地想法,谁要是让我妈妈不开心,我一定要不自量力地和他拼到底。但我现在多半会做消防队员去灭火。比如,妈妈有一天晨练回家,很委屈地对我说,今天有邻居对她和一起走路的阿姨吼:“吵死了,人家的不要睡觉啦!”我对妈妈说,你确实太早了。你想,有一回你清晨叫醒了我,我还对你发过脾气,大叫着让你赔我梦中正要吃的那个饼呢!

也许,就像汪逸芳老师给我荐书时写的其中一句一样:“曾经的王珍是感性的,今天

的王珍是智性的。”我想,活了一把年纪了,应该能够懂得,怎样才是真正保护妈妈的方法。其实,退一步天地宽,谦让,多为人着想,本来就是妈妈的初衷。

所以,当她听到她女婿说:“妈妈,我会去彻查此事,看谁拔了你的花,叫他给一个说法。不过我猜,多半也是老人家所为,老眼昏花分不清杂草和花!”毕竟和我父母同住了六七年,他的曲线劝慰法果然奏效。妈妈果真反过来劝女婿,算了算了,不要去说他,都是老人不好意思的。

其实老人也没那么固执不肯改变,我看到妈妈不时在修正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晨练从乌漆墨黑的三四点,改为四五点、五六点,在家从穿拖鞋到改为软底鞋甚至光脚,蹑手蹑脚地尽量不发出声响走路。如今楼下那位小帅哥每次看见我妈妈必定会非常礼貌地招呼妈妈“阿姨好”;邻居

■微型小说

暗里着迷

○边城浪子

市局影形不离的大刘和小王同是“单身狗”,他们的组合常被大家戏称为“才貌双全”。“才”指小王。三十出头就成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经常在国内外比赛中摘金夺银,唯独长得丑了点儿、个头矮了点儿。

“貌”指大刘。大刘和小王正相反,没啥才艺,但绝对称得上是高大英俊、男人味儿十足。别看大刘表面上在小王面前羞羞答答的,暗地里却对安娜动了真心思。

这天,大刘听说安娜周日要去市里参观书画展,心中大

喜。

周日那天,大刘提前预定了一束玫瑰,兴冲冲地赶到了书画展。他躲在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远远就看见了安娜那熟悉的身影……

正当大刘鼓足勇气,想要走过去有所表示的时候,忽见安娜跑过去和一个帅哥亲密地依偎在了一起。她挽着帅哥的胳膊,撒着娇说:“老公,你可来了!可惜我们单位小王说啥也不来,我这一段一直瞄着机会和他拉近关系呢!告诉你,我这是为了你,你要是拜他为师,绘画水平一定会有很大提升!”

■百姓故事

德清老人寻友记

○陈慈林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德清期颐老人何万顺在大女婿汪进军和三女儿何爱英陪同下前往徽州,与失联59年的老战友吴叶昌的遗孀和家人会面,圆了紫系心头71年的夙愿。

何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先后获得过“八一勋章”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等纪念章。

帮助老人实现夙愿的是闽浙皖赣四地的数十名热心网友。从老人发出寻找老战友的微信,到获得准确信息,前后只经历了一昼夜。

今年1月22日晚,德清陶君给我发来何老寻找老战友吴叶昌的微信,要我助一臂之力。何与吴情谊深重:两人皆为安徽歙县人,何14岁担任游击队交通员,16岁参加武工队,17岁与吴叶昌之姐吴桔时订婚。吴桔时虽在成婚前夕不幸去世,但两人后来仍以郎舅互称,情义深重。

1949年2月,何老回乡探亲,鼓励他小7岁的吴叶昌报名参军,成为华东野战军战士,并共同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力量。

1950年10月,两人分别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入朝参战,从此再没见过面。何在朝鲜曾多方打听吴叶昌的消息,却始终未获音讯。回国后,仍打听不到吴叶昌的消息,何老以为吴已在朝鲜牺牲了,心里非常悲痛。

1956年秋,何老突然收到一封从福建寄来的信,颇感诧异:自己在福建并无亲友,这是谁的来信?读信后何老喜出望外,原来这是在闽清铁路工作的吴叶昌来信。他告诉何老:入朝后他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排长。但因战争形势严峻,无暇写信。

回国后根据何的原部队番号写过几封信,却一直沒有回音。现已转业到闽清铁路工作,已结婚生子。日前回老家探亲,方得知你的准确地址,特来信联系……从此两人再续旧缘,经常书信往还交流各种近况,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

正当大刘鼓足勇气,想要走过去有所表示的时候,忽见安娜跑过去和一个帅哥亲密地依偎在了一起。她挽着帅哥的胳膊,撒着娇说:“老公,你可来了!可惜我们单位小王说啥也不来,我这一段一直瞄着机会和他拉近关系呢!告诉你,我这是为了你,你要是拜他为师,绘画水平一定会有很大提升!”

正当大刘鼓足勇气,想要走过去有所表示的时候,忽见安娜跑过去和一个帅哥亲密地依偎在了一起。她挽着帅哥的胳膊,撒着娇说:“老公,你可来了!可惜我们单位小王说啥也不来,我这一段一直瞄着机会和他拉近关系呢!告诉你,我这是为了你,你要是拜他为师,绘画水平一定会有很大提升!”

■耳闻目睹

姓氏争夺中的溺爱

○洪明强

自古以来,依照中国人的传统,小孩出生后一般随父姓。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规定,刚出生的新生儿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孩子长大后,还可按本人意愿改姓。

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孩子的姓名,是父母双方姓氏的组合。有一对夫妻,男方姓柳,女方姓杨,他们的儿子刚出生,丈夫为儿子取名“杨柳”,妻子当即说不好听,叫“杨柳”才好听。丈夫一听便说:“好听是好听,可儿子随你姓了,你夺走了柳家的姓氏。”

现在的女青年大多是独生女,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方家庭在婚前与男方协商,两个孩子中必须有一个随女方姓。这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不进不出”。孩子的“姓氏”之争,有演变成社会问题的苗头。

我有个老邻居姓李,把姓氏看得比命还重要。20年前,他女儿结婚时,我们湖州还没有“不进不出”的习俗。当时,他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爷爷奶奶自然视孙子为掌上明珠,唯独这个当外公的,心里总是闷闷不乐,常说李家要断香火了。女婿姓顾,他硬是将外孙取名为:顾李。邻居们听了说:“你们夫

会。

1957年何老转业到浙江武康(后并入德清)县工作。1961年10月,吴叶昌写信说他已调到南平铁路工作,并附上了一张拍摄于当年8月27日与妻子方顺珠和两个儿子的“全家福”。何老当即回信,后又数度写信到南平,但始终未收到吴叶昌的复信,失联转瞬一甲子……

1986年何老离休后,心头始终牵挂着老战友吴叶昌,苦于没有寻找的途径。随着年事渐高,思友之念越发炽烈。于是委托业余采写新闻的陶先生帮助发微信寻找老战友。

我被何老寻友情意深深感动,当即行动。福建铁路一度曾属上海铁路局管辖,我有许多曾担任重要职务的友人。当天深夜我把寻人微信分别发给曾任福州分局党委副书记的Y兄和老报人H兄,两位非常重视,1月23日一早就转发朋友圈和诸多微信群,许多热心人士纷纷投入寻人行动。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机构撤并变化巨大,寻人过程异常艰难:吴已届鲐背之年,七十岁以下的人无缘认识他。有人寻到一位叫吴李长(闽南话发音相近)的九旬老人,但他并非安徽人。据耄耋老人杨再青回忆,自1970年他任南平工务领工区总支书记至退休的20多年中,从未听说过吴叶昌其人。有人说,当年福州曾有公安段,会不会公安与工务搞混了?但何老保存至今的吴叶昌亲笔信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南平工务段……

一番寻找后得出结论:吴与家人肯定已不在福建南平,寻人重心必须转移。1月23日晚8时,突然从何老歙县老家传来消息,吴叶昌1962年已调到江西景德镇铁路部门工作,并于2007年去世,其妻与四子三女都还生活在景德镇,景德镇铁路网友也加入寻找行列。

1月24日中午,何万顺接到吴叶昌女儿从景德镇打来的电话,互加微信后,何老与吴的家人通过视频通话,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自古以來,依照中國人的傳統,小孩出生後一般隨父姓。新中國成立後,《婚姻法》規定,剛出生的新生兒可隨父姓,也可隨母姓;孩子長大後,還可按本人意願改姓。

當下的現實生活中,也有不少孩子的姓名,是父母雙方姓氏的組合。有一對夫妻,男方姓柳,女方姓楊,他們的兒子剛出生,丈夫為兒子取名“楊柳”,妻子當即說不好聽,叫“楊柳”才好聽。丈夫一聽便說:“好聽是好聽,可兒子隨你姓了,你奪走了柳家的姓氏。”

現在的女青年大多是獨生女,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女方家庭在婚前與男方協商,兩個孩子中必須有一個隨女方姓。這還有一個新名詞,叫“不進不出”。孩子的“姓氏”之爭,有演變成社會問題的苗頭。

我有一個老鄰居姓李,把姓氏看得比命還重要。20年前,他女兒結婚時,我們湖州還沒有“不進不出”的習俗。當時,他女兒生了個大胖小子,爺爺奶奶自然視孫子為掌上明珠,唯獨這個當外公的,心裏總是悶悶不樂,常說李家要斷香火了。女婿姓顧,他硬是將外孫取名為:顧李。鄰居們聽了說:“你們夫

妻倆退休金這麼高,還有什么顧慮?”
 顧李一天天在長大,小傢伙活潑可愛,外公長外公短地叫着,常逗得老李像喝了蜜似的。外孫上小學時,老李每天負責接送,給外孫買好吃的,還給零花錢用。
 外孫上高中時,與班上的女同學早戀,老李不但沒有教育孩子,還每天給他50元零花錢用。有時顧李還會嫌錢不夠花,就只好到爺爺奶奶那儿討。這事被顧李的父親知道後,好好地打了兒子一通,並與婆婆、老丈人大吵了一架。這次吵架的結果,導致了小夫妻倆長期分居。老李覺得時機到了,就勸女兒離婚!

離婚後,顧李判給女方,改為李姓。這回,老李倒是舒服了,逢人就说:“李家有香火了。”而女兒呢,却是每天郁郁寡歡。顧李高考後只上了專科線,而那個早戀女生已移情別戀。因為爭風吃醋,顧李還打掉那個男的两颗门牙,并将其鼻梁骨打断。可想而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不取得对方原谅,并赔偿十几万元,就只有去坐牢了。

姓氏,只是符号而已,为了姓氏去争夺、去溺爱孩子,毁了一桩婚姻,不值!